

行吟山水

忻州古城记



王秋玲 摄

夫忻州者，并代故郡，三关要枢。黄河海河，双龙共舞；太行吕梁，壁垒擎天。头枕雄藩，饮霜雪而砺筋骨；脚基龙城，拱紫微以定坤舆。自东汉肇建，千载峥嵘；历隋唐兴衰，百代铿锵。今逢盛隆，古韵重光。城阙崔嵬接霄汉，街衢纵横贯长虹，青砖凝铁骨，黛瓦叠玄鳞，红檐承星屑，飞甍纳云霞。物华天宝，元好问椽笔书千秋；人杰地灵，白仁甫弦歌颂万象。余游此城，携俊彦以临高阁，揽日月而瞰山河，感其气象之雄，乃振袖为赋，以彰盛世。

昔者城垣雄峙，傲立北疆。秦

砖浴火，汉瓦淬星。灵山烟霞蒸紫气，牧马冰河跃银龙。滹沱激浪，淬剑魂于寒潭；雁山皓月，武帝北击匈奴。时轮转而笙鼓沸，风云激荡史如雷。长城烽燧观星斗，边隘霜蹄啸瀚海。皆化长风穿云过，犹诉古城铁血魂。城堞盘桓若苍虬，阡陌纵横似天枢。秀容书院，长庚凌空照墨韵；元陵松涛，唐碑擎日傲霜锋。继畲瀛寰冠海内，君宇高洁耀霄汉。傅山笔挟松烟劲，萨公剑吐斗芒寒。观绣阁雕甍，曾栖鲲鹏翼；望雄垣飞阁，亦悬北斗光。铁骑踏雪，声震谿楼摧敌胆；商驼载月，铃

摇丝路拓天涯。戍卒挥戈守社稷，闺人织锦绣河山。砖雕栩栩铭肝胆，岁月滔滔铸脊梁。壮哉！四时风雷激荡，千载浩气长存。

铁马冰河凝作史，春风化雨润新生。今复明制以彰古魄，聚商潮而活经脉。一店一品，匠心烹三晋珍馐；百业千行，巧手铸非遗丰碑。昔之荒墟，今化“晋北文化新明珠”；旧时残壁，复为“五台山下不夜城”。宾客如云织锦绣，黎元击壤乐升平。修旧如初承文脉，青砖古柏诉千年；铸古为新开气象，霓虹星汉映九霄。莫道兴替沧桑事，且看长风浩荡处。

高阁登临，仰观“晋北锁钥”巨匾，铁画银钩，气吞寰宇，恍见太白倾吐块垒。凌虚拾级，纵目八荒：东倚五台，紫气绕梵钟；西枕云中，苍鹰击长空；南眺禹王，玉笋色斑斓；北望边塞，烽燧化虹桥；中观八景，景色映彤天。顿觉天地浩然之气，奔涌襟怀之间。阙垒腾跃若苍龙，街巷经纬成天网。凌云亭翼张九霄，揽星月而瞰尘寰；明月台光耀八极，映天潢而接仙槎。帝庙金瓦耀日，忠义凛然镇山岳；文宗阁典籍充栋，芸编万轴接古今。恍闻遗山千古慨然：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至若暮霭散而霓虹张，商风烈而旌旗扬。立凌云阁极目，瞰无寐之城。百尺唐槐悬宫灯，恍若火凤栖金梧；九衢光流汇星河，瑶光漫宇掩蟾宫。商贾辐辏，汇四海奇珍；人潮澎湃，卷九霄热浪。东市琉璃映赤霞，西坊丝竹透昆仑；南街酒令惊鸾凤，北门拜月遇姮娥。穿古巷，返汉唐，游夜市、醉星宇。烽烛舞檐，映霓裳之飒沓；椒香裂云，引寰宇之饕客。珠玑列阵，炙肉腾焰照天烧；笙鼓喧天，醪醴翻波漾琥珀。皮影縱铮，演英雄开天地；秧歌磅礴，踏雷霆动八荒。跤乡擂台，观众热血涌流；温泉客栈，喜迎八方宾客。稚子擎糖画，笑彻凌霄殿；老妻捧夜面，喜漾天河波。市景之盛，直若天阙坠尘寰。不少曲水流觞之雅，亦有鱼龙腾舞之势，恰似《江山万里图》人间现世。兴酣击筑，朗声长歌；夜市星潮撼天关，人间何必慕仙班。

喜哉！文魄如炬，薪火永传。书院茵茵，飞檐揽月，三千青衿诵经典，声震寰宇化文风。文昌阁梯叩青冥，七二木阶踏云霞，儒风浩荡三百年。遇仙楼头，三班墨浪翻云雨；明月池畔，放翁诗剑射斗牛。西口长歌慷慨，茶道融贯万邦。叹韶光之绚烂，幸晏清之相逢。三关烽火织锦绣，九原繁华映乾坤。

伟哉！新旧交融，魂脉永续。貂蝉故里，柔情侠骨并重；忠烈祠前，碧血丹心长存。杨家列戟，气贯

中华，金甲百战。忻口歼倭，寸土寸血，烽烟铸魂。徐向前跃马太行，剑气凌霄，赤胆映照千秋史。郝梦龄横刀立马，血沃中原，浩气长萦云中山。英杰范亭全有，秀容将星辈出，丹心烁云天。更有士廉田波，书院文武双壁，英气耀中华。古之英魂，化为此城铮铮骨；今之繁盛，皆是先辈热血凝。

余立明月楼，纵目霄汉，慨然长吟：天地浩浩，春秋荡荡，若遣山、青主再临，见此间胜景，必投笔长啸，泼墨挥就《盛世赋》。愿秀容古城永驻风华，与乾坤共老，同日月争辉。

文末附诗：
九原雷震荡千秋，秀郡雄姿傲神州。璀璨铁花星河沸，遗山辞赋镇天陬。今朝妙手塑盛景，万世击壤歌未休。若问沧桑何所证？新城古魄共春秋。又诗云：
秀容城阙倚晴空，百丈虹霓射斗牛。筱面飘香惊玉宇，铜炉沸雪揭清秋。弦歌縱铮传寰海，鼙鼓喧闐动九州。人海如潮腥不尽，星汉倒泻酹风流。

诗苑

笔

（外一首）

□北乔

取众生万物的心影
为时光赋形
穷尽所有的动作和神情
方寸之间
便能纵横四海
动静，均可定乾坤
笔管——
记得穿过竹林的风
溪水清澈的激情
庇护崇山峻岭的烟雨
守住千万年的元气
无论如何坚硬
终究要用柔软表达
经脉，可蕴钢筋铁骨之劲

墨

燃烧之后的激情
有些未消失的，成了墨
无需辨别前世还是今生，仿佛
白天与夜晚，谁是谁的真身
墨锭，只是短暂的坚硬
艺术化于无形，或更永恒
水活在墨里，墨依靠水
为万物拟形表意
失去水的墨
来到另一个世界生生不息
我们这一生可能没使用过墨
必遇见墨，遇见如同祖先背影
的时光

西河头地道战感怀

□林泉

在这片黄土地上
西河头的风
低吟着往昔的歌谣
吹过田野
拂过青砖灰瓦的村落
斑驳的阳光唤醒青石板的记忆
那是烽火岁月的史诗
是先烈们用血肉书写的传奇
盘错的脉络注解时光的褶皱
黑暗中

每一个转角
挺立着不屈的脊梁
智慧是编织生命的网
狭窄的通道烙刻着与命运的抗争
战火远去
山河在诉说
岁月里的铮铮铁骨和豪迈情怀
这片土地的血脉
奔涌着永恒的精神

在河边，想起一位老人

□冯云

夕阳的余晖漫过草滩的时候
我数着河面涟漪游走的波纹
水流清澈
黄沙已沉入记忆的底层
想起多年前——
浊浪排空
崖岸回荡着轰鸣
那时我认定
黄河就该是那样
裹挟着整片高原的愤怒与嘶吼
如今它静了
像一场远去的梦
只余一川的风
低语着泥沙的旧事前尘
而那位老人
一生伏在保德的纸页间
像执着的渔夫
打捞历史的碎影

河水清浅
倒映他专注的身影——
他用毕生光阴打捞起的碎片
修补着县志里残缺的年轮
拆解开古籍中晦涩的密码
在红学的字缝里栽种新绿
沿着走西口的辙印
复原出几字弯上故乡的旅痕
他走了
十三卷鸿篇的墨香仍在河岸蔓延
字里行间裹着黄土的温度
他走后
山川替他守住未竟的注脚
徐来的清风仍在翻阅
那些浸透光阴与汗水的长河诗行

化生活作出了重要贡献。

西海子是神池城西的一处湿地公园，有几平方公里大，虽然比不上全国知名的“洪泽湖湿地”和“西溪湿地”，但也是神池人观光健身的好去处。春天柳丝柔顺、鱼儿翕翕，夏天碧波荡漾、众鸟翔集，秋天湖水满溢、芦苇摇曳，冬天银装素裹、溜冰滑雪。管涔山的一部分就在神池，一上南山，就能扑入原始森林的怀抱，那也是我童年的乐园，我曾经见到一石槽山泉水从西毛家皂的石罅里汨汨涌出，铮铮淙淙，清凉可人，据说已被认定为“汾源第一泉”。还有八角古城、烈堡铤犂窑悬空寺、野猪口长城等，都是很好的旅游资源。

神池地处高寒，又缺水，农业靠天吃饭，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非常辛苦，但这块厚土养育了一方子民，我自己也传承了她的不少基因，比如恬退隐忍、吃苦耐劳、耿直倔强等。

愿我的老家神池在一代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下，变得更加富饶美丽。



潘晓华 摄

我眼中的神池

□刘守忠

小车；乡下人也安居乐业，生活比以前有了很大改善。

神池的胡油很出名，正是因为有上好的胡油，神池月饼、麻花远近闻名，有口皆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每到农历六七月份，田野上到处是盛开的胡麻花，远望波涛涌动，一片紫蓝，近瞧小巧玲珑、晶莹剔透。每到中秋和春节，家家都要用胡麻油加工月饼、麻花、油食子等地方美食，从乡村到县城，到处飘散着胡油的香味。

神池人爱热闹，哪里有红白事宴，都有不少人围观，这一传统到现在依然如故。特别是谁家办丧事雇回好的鼓匠，人们总是不辞辛苦赶着去看，有时甚至忘了吃饭和睡觉。这样的土壤也让神池诞生出不少优秀吹打班子，像早先的李应鹏，后期的张润林，现在的娟娟，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打平伙也是一种传统。乡下人舍不得大吃大喝，但禁不住肉香的诱惑，十个八个集资买一只羊，用大铁锅炖，炖好后一人一份，有人在现场吃过了，有人端回去全家享用。农历七八月，是神池羊肉最肥的时段，号称“小人参”，是人间不可多得的美味。

农村人每到庄稼一收，场户一

乡愁记忆

神池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完成了高中以前的学业，教了19年书。2005年，年届不惑的我离开神池，远走内蒙古，到今年8月份就满20年了，这20年中，我从来没有中断和神池的联系，也没减少对神池的关注。

神池位于山西西北部，平均海拔近1500米，冬季漫长而寒冷，春季干旱而多风，夏季温和无酷暑，秋季凉爽多连雨。县内大多为丘陵地貌，农民以种植和养殖为主要收入来源，基本上靠天吃饭。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些厂矿企业，像砖瓦厂、水泥厂、地毯厂、粉丝厂、制药厂、粮食加工厂、轮胎翻修厂等，后来多已关停，工人下岗有的返乡种地，有的外出打工。

神池南站是亚洲最大的二级铁路货运编组站，连接包神、准池、朔黄、大秦4条铁路干线，年煤炭运销量超过3亿吨；风力发电装机容量达113万千瓦，极目远眺，山巅上全是旋转的风车，风车也成了神池的地理新标识。铁路和风电对县域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也助力神池适时步入了小康社会。月饼和麻花等传统食品加工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增加了从业人员的收入。现在，县城居民多数住上了楼房，开上了

人生百味

折蕨菜

□单小花



慢上来，这里有蕨菜呢！”二姐的声音拉得长长的。一听说蕨菜，我和三嫂猫着腰，拨开一棵又一棵的黑刺，循着二姐声音的方向走去。终于寻到一条羊肠小道。我俩迈上去，隐隐约约看见七八个人正弯着腰，面朝土地，一手拿着塑料袋，另一只手在地上一下一下地抓着什么。“你看，这就是蕨菜。”三嫂抓住一株蕨菜给我看。

我吃过蕨菜，但折蕨菜还是人生头一回。我一直以为蕨菜很常见，实际上，只有山大沟深的黑土地上才有，而且是东一苗西一苗的，想要找到它，得花些工夫。“蕨菜先长出来的长，吃起来有点老；后长出来的短，吃起来鲜嫩。开花的蕨菜不要折，其他的都可以。”三嫂叮嘱我。我也有样学样，弯腰低头，目视地面搜寻了半天。猛一看，一株蕨菜直立在地上，它羽状的绿叶蓬勃向上，顶端呈三叉状，“仰视”着天空。我蹲在地上，端详着蕨菜的样子，两个手指头一捏一拽，折下了这株蕨菜。

又向前迈了几步，有三四株蕨菜稀稀拉拉散布在草堆中。我拨过杂草，迅速折了那几株，可是动作太快，连草带土拔了出来。三嫂见状，哈哈大笑。我们继续向二姐的方向撵去。俗话说，站得高，看得远。爬上山头才知道，原来折蕨菜的人真不少，男女老少，背背篋的，挎篮子的。山路上停了长长一排不同颜色的小汽车、摩托车、电动车。一个折蕨菜的女人说，她来折蕨菜，不图好玩，主要是拿到集市去卖，每年能卖大几千块钱呢。

在我们老家，折蕨菜是个辛苦的活计，和收粮食一样，弯腰、低头、挪步……时间一长，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但一想到它营养价值高、卖价好，我们就又铆起了劲儿。蕨菜是个宝，它年年生长，一茬又一茬。感恩大自然的无私馈赠，让人们的生活有了更多滋味。